

校園記者使用網路公民媒體及公民 參與實踐之研究：以「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為例¹

徐明莉*、莊文忠**

摘要

由於傳統媒體忽略多元聲音和過於商業利益取向，再加上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因而出現「公民媒體」此一新興傳播媒介，公民成為握有媒體議程設定的權力者之一，並且亦可透過公民媒體，落實公民參與的精神。雖然公民媒體並不限於 Web2.0 的運用，但藉由新傳播科技的運用，網路公民媒體讓傳播權的實踐有了新的可能，其公民參與及議程設定的效果值得探討。

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以「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此一組織化的網路公民媒體為研究個案，採取深度訪談方式，探討校園記者使用此一網路公民媒體平臺與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網路公民媒體所產生的公民參與效益、網路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過程及效果等問題。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發現包括：一、傳播和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使用網路公民媒體平臺和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有所不同；二、校園記者使用網路公民媒體有助於公民參與意識的提升，透過撰寫

¹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於 2012 年 11 月 17～18 日主辦之「2012 年中國政治學會暨劇變中的危機與轉機：全球治理的發展與困境」。本文資料來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研究計畫，計畫編號為 NSC 100-2410-H-128-014-MY2。

*（通訊作者），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投稿日期：2019 年 1 月 28 日；採用日期：2019 年 2 月 27 日

doi:10.3966/2311505X2019020601001

公民新聞可以在平臺上進行理性溝通、增加對在地議題的瞭解程度、促進自我成就感；三、在議程設定方面，校園記者選擇報導的議題偏向公益導向、軟性或以社區為主軸的新聞報導；四、在議程設定效果方面，此一網路公民媒體平臺的公民新聞有時會成為傳統媒體的消息來源之一，但對公共政策影響力則相對較為有限。

關鍵詞：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公民媒體、公民參與、議程設定

Study of Campus Journalist's Utilization of Citizen Media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Practice: With PeoPo Citizen Journalism Platform as Example

Ming-Li Hsu^{*}, Wen-Jong Juang^{**}

Abstract

Traditional media tend to ignore the diversify views and over commercialized, with rise and popularize of internet, citizen media emerged as new form of media. On the one hand, public now also has the power to set the media agenda, mainstream media no longer has the power to dictate agenda.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citizen media, citizens can debate on public agenda, express opinion and participate on writing of citizen news in the spirit of civic participation.

This is a preliminary study, take organized internet citizen media “PeoPo Citizen Journalism Platform” as case study, with in-depth interview, to further understand why campus journalist use this platform, what motivate them to report citizen news, the civic participation caused by internet citizen media and process in which the agenda was set by internet citizen media and its effect. This study finds the following: 1. The motivation behind use of internet citizen media platform and writing of citizen news for communication major and non communication major campus journalist are different. 2. The utilization of citizen media by the campus journalist help improve civic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rational dialogue on the platform,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local issues and improve sense of self-fulfillment can occur through writing of citizen news. 3. The

* (Corresponding Author),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n Hsin University
doi:10.3966/2311505X2019020601001

campus journalist tends to choose topics that are related to public welfare, soft lead with community at center of story when setting agenda. 4. The citizen news on internet citizen news platform sometimes become one of the sources in traditional news, but has limited effect on influencing the public policy.

Keywords: PeoPo Citizen Journalism Platform, civic participation, citizen media, agenda setting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國內、外傳播學門有關議程設定的相關實證研究非常豐富，其研究範疇主要包含「媒體議程、公共議程、政策議程」之間的互動關係、公共政策的議程設定過程及跨媒體議程設定的影響等；而在跨媒體議程設定的研究方面，則不再侷限以媒體議程為自變項，轉而將其視為依變項，研究焦點在於「誰設定媒體議程？」（張耀仁，2006；蔡美瑛，1995）。近年來，由於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在競逐高閱報率、高收視率的壓力下，以炒作新聞及創造爭議性議題吸引公眾之目光為目的，甚至不惜遊走法律邊緣，超越應有之倫理規範及道德界線，使新聞價值或公共利益往往因商業利潤考量而出現種種亂象（徐志明，2004），甚至出現濫用媒體影響力壟斷議程設定的情形，因而造成公民媒體（citizen media）的崛起，形成與傳統媒體競逐議程設定權力的局面。

隨著 Web2.0 網路概念的發展，網路世界轉為強調提供共同參與及網友互動的傳播服務，這種發展造就了一股由部落格所促發的公民媒體運動（黃偉華，2009）。在定義上，雖然公民媒體並不限於 Web2.0 的運用，然因一般大眾可以普遍使用新傳播媒體科技，因而逐漸模糊了傳統上新聞產製者及消費者的界線，且科技的發展建立了新聞學和公民參與連結的新社會媒體空間，產生更多協同及互動的新聞形式（Mihailidis & Shumow, 2011, p. 31）。因此，「公民媒體」藉由運用 Web2.0 新傳播科技，讓傳播權的實踐有了新的可能，提供公民直接參與新聞產製或自行主導媒體的機會，這是一種公民自我培力的過程，公民透過新聞採訪而學習、透過對話而瞭解，進而產生明確的見解，對公共政策表達清楚的態度，過程中的行動力和積極參與的精神，都是促進成熟公民社會的積極要素（莊豐嘉，2011；管中祥，2008），這是本研究選擇以網路公民媒體作為研究個案的原因。

由於公民媒體亦握有設定議程的權力，在未來極有可能改變傳統媒體的議程設定過程及內容，甚至促進公民參與的民主價值，因而成為現今傳播領域的熱門研究議題。不過，過去研究一直未注意到的一個現象是，公民媒體現今亦逐漸成為大學校園實踐公民新聞的另一個場域，以傳播學系學生實習為主的校園媒體，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的「生命力新聞」、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臺大新聞 E 論壇」（現改名為新聞 e 論壇）、世新大學新聞系的《小世界周報》等，學生透過撰寫新聞達到實習目的，同時也藉此關心周遭事物；另外，非由傳播學系主導的校園媒體，如國立臺灣大學的《台大意識報》、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的《磚刊》等，則是從周遭的生活議題出發，思考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各種可能性，是一種以學生觀點與社會進行對話的形式。

這些校園媒體的共同特色是希望學生走出校園，從事公民新聞的實踐，同時更是培養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的途徑，而這也走出了一條與傳統依賴廣告發行收入發展的主流新聞媒體在內容上有所區隔的公民媒體模式（李明軒、毛榮富、潘朝成，2010；陳順孝，2007）；另一方面，校園媒體確實能扮演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角色，如臺大新聞 E 論壇在「318 太陽花學運」中，由學生記者駐守在立法院現場，中肯詳實地全程記錄抗爭實況，並透過臉書傳播，迅速提供網友第一手消息，成為網友流傳的媒體「清流」（INSIDE, 2014），發揮其社會影響力。

因之，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校園記者使用公民媒體進行議程設定的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公民參與效益。由於網路儼然已成為公民新聞與傳播權的重要實踐場域（陳順孝，2009；管中祥，2008），是以，本研究將「公民媒體」定義為有組織化的網路公民媒體發稿平臺，並以「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為研究個案。²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為國內第一個有組織化地集結各校大學生撰寫公民新聞的媒體發稿平臺，有其代表性的意義。在此一平臺上，有兩類校園記者成為新聞產製的重要來源：一、傳播科系的學生，學生藉由走出校園報導社區發展議題，是未來進入職場前，一種比較接近真實狀態的實習，同時也是一種公民意識的培力；二、非傳播科系的學生，希望更多學生可以懂得傳播方式，並投入關懷在地議題報導。由於校園記者都是國家社會的未來公民，藉由撰寫公民新聞，亦可賦權學生成為「積極性」的公民（Berger, 2011），是以，本研究將這些校園記者視為「潛力」的公民記者（陳彥龍，2017）。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法，析探以下幾個問題：一、校園記者使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與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及其所產生的公民參與效益為何？二、校園記者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平臺上所關注的議題有哪

² PeoPo 公民新聞的創立時間是 2007 年，創辦人為公廣集團，其目的是希望讓公民可以在平臺發表身邊的大小事，讓全民參與報導，並實際參與社區發展，藉此改善國內媒體亂象的可能，並在 2008 年與文化大學、淡江大學、國立中正大學、世新大學、國立政治大學、靜宜大學、國立東華大學、長榮大學、南華大學、南臺科技大學、慈濟大學、義守大學、輔仁大學、文藻大學等 14 校傳播院所、科系合作，成立校園採訪中心，並將各校的公民新聞集結於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http://www.peopo.org/events/campus/>），希望透過網路影音公民新聞的製作過程，有助學子在就學期間即具備足夠實務經驗，及早發展關懷社區的公民意識，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成為未來優秀的傳媒人才。

些？三、校園記者使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議程設定過程為何？四、校園記者對於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傳統媒體影響政府政策的看法為何？本研究期能透過這些問題的探討，更深入地瞭解校園記者使用公民媒體的社會參與效益及議程設定的過程，填補過去研究的罅隙。

貳、公民媒體、公民新聞及公民記者的意涵

公民媒體又稱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另譯為替代性媒體）、地下媒體（underground media）、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社會媒體（social media）、我群媒體（we media），是公民不滿大眾媒體依附政經勢力、漠視草根聲音，轉而自行打造的傳播平臺。基本上，公民媒體沒有固定的形式和內容，而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公民，選用當時當地的簡便工具、探討當時當地大眾媒體忽略的議題，創造出不同的議程設定效果（陳順孝，2009，頁 3）。

大致而言，廣義的公民媒體係指，舉凡所有的部落格或獨立於傳統媒體組織外的媒體（Berger, 2011）。有學者更進一步將公民媒體區分成不同類型，如陳順孝（2009）將公民媒體類型區分成：一、個人媒體：主要是書寫個人經驗、社群故事、行動體驗的部落格，平日紀錄各自訴求，但若遇到共同關切的議題（如搶救樂生療養院），則會互相串連、聯手出擊；二、資訊平臺：包含發稿平臺、分享平臺和編寫平臺，發稿平臺如 PeoPo 公民新聞，讓公民發表自己採集的報導；分享平臺如共享書籤 HEMiDEMi，讓公民相互推薦讀過的好文；編寫平臺如維基新聞（Wikinews），開放網友共同編撰報導；三、專題媒體：包含倡議媒體和共筆媒體，倡議媒體如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它們和社會運動關係密切，長期深耕特定的議題；共筆媒體如全球之聲，以超然方式進行特定領域新聞的採集、編寫、翻譯和傳播。胡元輝等人（2010，頁 28）則以經營者是否為既有的媒體組織，區隔出原生性與衍生性、半獨立或獨立的公民媒體，如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公視）PeoPo 公民新聞、聯合報系 iReporter 與 NOWnews 今日新聞的 WEnews，可以說是衍生性的公民媒體；而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及新頭殼 newtalk 則是屬於原生性的公民媒體。

公民媒體所傳播的內容稱為公民新聞學（citizen journalism）或稱參與式新聞學（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劉襄儀，2007，頁 69），其核心概念是：

一個或一群公民在蒐集、報導、分析、散播新聞和資訊之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參與之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獨立的、可信的、準確的、有意義的資訊。(Bowman & Willis, 2003)

Kaufhold、Valenzuela 與 de Zúniga (2010, p. 517) 指出，專業新聞的內容產製是由付費、經過訓練及受監督管理的新聞記者透過報紙、電視和網路撰寫新聞，並且其寫作遵守編輯規範；而公民新聞則是經由志願、缺乏專業訓練的新聞記者撰寫出的新聞，其內容未經過內容篩選、編輯，並且以超地方議題為主。管中祥 (2008, 頁 102) 則表示，公民新聞包括「公民」及「新聞」兩個重要面向，前者指的是公民自主採訪、編輯新聞，並且從草根的立場展現公民觀點，而後者意味著公民所報導的新聞資訊能反映公民關心的公共議題，以此作為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不過，Lewis、Kaufhold 與 Lasorsa (2010) 則認為，公民新聞根據其成立目的及規劃運作模式而可以改變的幅度很大，實難以定義。

此外，有學者主張應將公民媒體和公民新聞的概念加以區分，公民媒體係指專業新聞媒體組織外的傳播媒介，如部落格；而公民新聞是由公民產製出來簡單形式的新聞內容，報導內容沒有新聞標題、系統知識或照片編輯 (Berger, 2011, p. 709)。不過，莊豐嘉 (2011, 頁 7) 表示，公民媒體和公民新聞常被混用，兩者很難完全分開定義；再者，公民新聞與公共新聞有著緊密關聯，公共新聞約自 1980 年末起在美國各地展開，部分地方媒體首先於選舉期間嘗試有別於以往的報導，例如，先透過民調瞭解民眾關心的議題，再針對這些議題深入報導候選人的政見。此外，媒體也嘗試於日常的公共議題報導中注入公共新聞的精神，例如，由民眾關注的角度，探討各方提出的立場及背景，以協助民眾瞭解並參與公共生活 (何國華, 2007, 頁 7)。由此可知，公共新聞和公民新聞皆為發掘和傳播公眾參與公共事務所需的訊息，兩者差別在於公共新聞由專職記者傾聽公民心聲後，為公民編輯其所需的新聞；公民新聞則是借助於網路科技，由公民自己來編寫新聞 (邱千瑜, 2007; 陳順孝, 2009)。

公民新聞可視為傳播權的實踐，而傳播權乃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內涵，不僅是媒體作為公共領域的實踐，也是人民參與政治及社會的具體表現。準此，「傳播權」最基本的意義便在於，傳播的參與者具有表意、發聲的權利與能力，不是被動接收資訊或解讀訊息的能力，而是一種得以參與傳播過程資訊生產的權利，是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公民資格 (citizenship) (管中祥, 2008)。加上國際網路的興起，讓人們更方便透過簡便的工具接收與傳遞資訊，並且落實「電

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 的理念，愈來愈多人開始將自己的所見所聞透過網路平臺進行報導，形成另一種新聞媒體，不僅延續了公共新聞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網路也成為公民新聞與傳播權的重要實踐場域（管中祥，2008，頁 89）。換句話說，公民新聞隨著網路、部落格的普及而蓬勃發展，許多新興公民媒體以新的組織運作模式吸納公眾智慧，落實公民傳播權（陳順孝，2009）。

Lewis 等人（2010, pp. 169-172）訪問 29 位社區報紙的編輯，歸納他們對於公民新聞在理論及實務面的正反觀點。在反對公民新聞的意見方面，從理論面來看，受訪者認為公民參與和傳統新聞產製的過程不相容，公民不像記者有受過專業訓練，並反對在網路上發表匿名評論；從實務面來看，受訪者拒絕公民新聞的概念並非基於哲學理由，而是認為公民新聞在實務上是行不通的，為了維持公民新聞的產量，將會增加記者的工作量，且少數人參與新聞撰寫，將會喪失公民新聞的主要核心概念。在贊成公民新聞的意見方面，從理論面來看，受訪者表示新聞學隨著時間的改變，藉由科技促進變革，認知到公民新聞學可以視為擴展傳統新聞的範疇，再者，公民新聞是連結社區的最佳方式，並且可以促進參與式新聞產製，包含網路的高度互動功能、鼓勵公民發表新聞、圖片、故事等；從實務面來看，受訪者表示公民新聞會影響公民參與社區地方事務的方式，並且將公民新聞視為補充傳統報紙不足的人力及預算的限制。此外，公民新聞界對於公民新聞的負面質疑存在不同看法，有人主張公民新聞本來就不是既有新聞格式的附庸，公民傳播其所見所聞，表達其所知所感，有其獨立的形式與意義，根本不須服膺傳統媒體所謂的「專業」準則。不過，許多公民新聞的推動者仍認為，公民新聞雖為新型態、新概念的新聞，但終究是公民間傳遞思維的工具，也是促進民主溝通的有力介質，因此，也就有其應注重或遵行的傳播理則，它可以不同於現有的新聞規範，卻不能沒有規範（胡元輝，2012，頁 33）。

公民運用網路公民媒體撰寫公民新聞者一般稱為「公民記者」。廣義來說，公民記者以個體為單位，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公民記者，但基本上需具備一點新聞學的常識；其次，公民記者也必須具備社會學或公共議題的想像，將自己的關懷連結到公共的關懷（劉忠博，2009，頁 17）。另一方面，陳順孝（2008）將公民記者視為土著人類學家（native anthropologist），將傳統記者視為外來者，在此概念下，可以進一步從四個面向說明公民記者的真正定義：第一，公民記者不是傳統記者的預備兵，而是特定社群的權威觀察者；其次，公民記者的強項不在幫傳統記者採集傳統媒體慣用的題材，而是深入傳統記者接觸不到的領

域、發掘傳統媒體欠缺的議題；第三，公民記者最能提供的新聞不是去掉個人意見的「客觀報導」，而是基於親身經驗所進行的主觀揭露；第四，公民記者的專業不在嫻熟新聞常規，而在闡述有意義的事實、展現局內人的觀點。除此之外，公民記者的類型可大約分成四類：一、從未受過新聞專業訓練、自行摸索嘗試的公民記者；二、受過部分新聞專業訓練但未在專業媒體工作過的公民記者；三、從傳統專業媒體離開，投入公民新聞的獨立專業記者；四、不以記者為職志，只是透過部落格參與公共事務的書寫和記錄的個人，也被列在公民新聞的一環（莊豐嘉，2011，頁8）。

若進一步比較專業記者和公民記者在新聞角色的重要性，Nah 與 Chung（2012, pp. 725-726）利用線上網路調查，瞭解 238 位受訪者對於專業記者及公民記者角色認知的看法，其研究發現指出，首先，受訪者認為專業記者及公民記者皆扮演傳播者、翻譯者、敵對者、動員者及公民角色等五種角色；其次，受訪者給予專業記者的角色重要性評分，除了公民角色，其他四種角色評分皆高於公民記者；第三，從影響角色重要性認知之因素方面，社會信任及媒體可信度皆可以預測兩者角色的重要性，而控制人口變數後，除了敵對者及公民角色，社會信任仍可以預測專業記者及公民記者在其他三種角色的重要性，且社會信任強化了專業記者各種新聞者角色的重要性；第四，媒體可信度成為預測專業記者角色的關鍵因子；最後，專業記者和公民記者在新聞產製及消費的競合關係上，公民記者可以作為補充專業記者的角色，或是成為非傳統和另類新聞的消息來源，以及扮演傳統新聞者角色，甚至建立新興角色。

綜言之，公民媒體是因不滿傳統媒體的缺失，如忽略多元聲音、過於重商主義等，而建立的傳播平臺；公民藉由平臺撰寫出公民新聞，落實參與式新聞及公民傳播權。公民媒體舉凡個人媒體（如部落格）、資訊平臺（如 PeoPo 公民新聞）、專題媒體（如苦勞網）等皆屬之。不過，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公民媒體是指「以公民為主體撰寫出公民新聞，並將公民新聞呈現於有組織化的網路公民媒體發稿平臺」，如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即是一例；本研究界定之「校園記者」係指，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上傳其所撰寫之公共新聞的大學生，包括傳播學系及非傳播學系的學生在內，蓋這些學生也屬於莊豐嘉（2011）所歸納的公民記者類型，即從未受過新聞專業訓練與受過部分新聞專業訓練，但未在專業媒體工作過的公民記者。

參、公民使用公民媒體與公民參與的關係

本節針對「公民使用公民媒體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與「公民使用公民媒體的公民參與效益」相關研究議題進行探究，茲就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公民使用公民媒體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

關於公民使用公民媒體或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Bowman 與 Willis (2003, pp. 38-41) 歸結公民記者參與的原因包含：(一) 獲取地位或建立名聲：社會認同是最大的激勵因素之一，可以使參與者立即獲得滿足與認可；(二) 連結志同道合的人：人們期待與他們志同道合的人分享資訊；(三) 感知和理解：面對壓倒性的數量龐大媒體來源的資訊，人們不斷透過線上社群學習如何對於事物賦予意義；(四) 告知：參與論壇者、部落客及協同出版社群扮演薄媒體的角色，不需要花費太多金錢就可以提供新聞、資訊和建議；(五) 娛樂：線上參與可以是為參與者的簡單娛樂活動；(六) 創立：參與線上社群的人通常產製內容、傳遞資訊及娛樂給他人，並且也建立自尊和達成自我成就目的。

蔡孟珊 (2010, 頁 123-124) 採用 Abraham Maslow 的動機階層理論作為研究架構，以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中高度參與發文的公民記者進行深度訪問，歸納出其發文的動機：(一) 生理需求：高度參與的公民記者會保持密集發文頻率；(二) 安全需求：公民記者報導多元觀點，提供真實的報導，避免被充滿謊言及權力置入的媒體迫害；(三) 歸屬和愛：公民記者表達自己對於群體及地方的歸屬感與使命感，並期待與人分享且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獲得他人的認同與瞭解；(四) 自尊：公民記者在參與過程中，強調個人報導能力的表現，期待引起媒體與他人關注、讚美與尊重；(五) 自我實現：公民記者藉由發文過程學習培養自身能力，積極參與公眾事務，並發揮潛能、盡心付出，進而從報導中得到自我成長。

王贈凱 (2008) 同樣以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為個案，探討使用者的使用動機、使用行為與使用滿足，其中，在使用動機和滿足程度方面，歸納出「便利／功能性動機」、「自我表現性動機」、「成就性動機」三項使用動機，與「資訊／成就性」、「自我肯定性」和「社交／便利性」三項使用後的滿足因素。王晴玲 (2008, 頁 29) 則回顧韓國網路媒體 OhmyNews 公民記者參與公民新聞撰寫的動機，主要包含網路高流量的吸引力、快速回饋機制、對於社會改革的渴

望、小額捐款報酬。

二、公民使用公民媒體的公民參與效益

新興資訊通訊科技的發展，使得一些網路參與機制被用來作為政府與民眾的交流互動工具，因此，愈來愈多人提出網路公民參與的概念，有學者強調這是一種「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及「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實踐，亦有很多學者從「體現直接民主」的觀點切入說明網路公民參與機制的重要。藉由網路達成公民參與機制可達到以下幾項功能：

(一) 提供民眾表達意見、需求及自我利益的機會與場合；(二) 滿足人民「知的權利」，透過參與的過程使民眾瞭解整個決策的過程，以取得民眾的認同與支持；(三) 提供民眾腦力激盪的機會，以彌補少數決策者的限制與盲點，以達集思廣益之效(徐千偉，2000；劉金山，2006)。再者，Bimber(2000)認為，網路的普及降低了知識獲得的成本，間接鼓勵民眾的「公民參與」和「政治參與」(張卿卿，2006；薛琬臻，2011)。除此之外，網路公民參與亦會促進實體公民參與，如曾淑芬與何振誠(2011)的研究發現，在網路上積極展現公民參與行為的特定部落客，同時也會在實際日常生活中參與公眾事務；柯佩均、吳柏蓉、侯岱伶、洪淑倫與陳意羚(2007)的研究發現，公民在網路參與樂生事件的討論後，網路使用情形呈現了轉變，有些公民表示會縮減原先的上網時間，而將時間挪去進行實質上的參與行動。

然而，如何衡量公民參與？Ohmer與Beck(2006)提出了三個衡量構面：公民參與、組織層次、公民參與的效益。其中，公民參與構面包含公民參與行為及參與決策的次數；組織層次構面包含授權公民參與組織的決策過程、組織結構、組織氣候及組織目標；公民參與的效益構面包含自我效能、集體效能及社區意識，其中，自我效能涵蓋領導能力、政策／社區政策主導程度、知識技能獲取；集體效能則有社會信任及組織達成社區目標的程度。Rauch、Trager與Kim(2003)提出公民新聞的四個相關構面，包含積極關心社區議題、提供決策的替代方案、促進對話及建立公民關心公共議題的意識。Berger(2011)表示，公民新聞強調公民資格及集體認同的核心價值，且透過參與公民新聞撰寫賦權給公民成為積極性的公民，此皆隱含公民參與的核心概念。

除此之外，Kaufhold等人(2010, pp. 522-523)比較傳統新聞和公民新聞對於一般民眾在政治知識及政治參與的影響，其研究顯示，受訪者表示可以從傳

統新聞獲取較多的政治知識，可能原因在於公民新聞的概念是超地方及缺乏專業編輯的報導；專業新聞和公民新聞與政治參與皆有顯著的正相關，這兩種類型的新聞可以提供人民更容易理解政治和實際參與選舉投票、捐款等，並且公民新聞更容易在網路空間發動線上動員成為影響政治的途徑之一。

至於大學生使用網路公民媒體進行公民參與的實證研究方面，黃國庭（2007）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我國大學生使用網路相簿、社會資本及社會參與之間關聯性的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愈長時間使用網路者，愈有可能使用網路相簿；網路相簿使用情形可以預測我國大學生的社團積極度、人際信任和社會參與。邱張名琪（2011）探究 N 世代族群的政治態度及網路使用行為對於在公民參與上有何影響，以瞭解 N 世代在公民參與行為是否和過去參與模式不同，並以元智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發現，在網路使用行為上，對於實體動員並無影響，但在網路上使用部落格、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瀏覽新聞及發表文章的次數愈多，愈會在網路上邀請他人一同參與公眾事務。由此可知，大學生可以透過使用公民媒體促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但是目前的實證研究僅限於學生對於個人網路媒體使用與公民參與的關聯性，並未針對有使用組織化的校園發稿平臺的學生進行公民參與議題之研究。

綜言之，面對市場驅力導致的媒體亂象，同時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愈來愈多人開始將自己的所見所聞透過網路公民媒體平臺進行報導，不僅延續了公共新聞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網路也成為公民新聞與傳播權的重要實踐場域，而大學生使用網路公民媒體撰寫公民新聞後是否會促進公民參與，以及產生哪些公民參與的效益，將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肆、公民媒體與議程設定的關係

本節進一步針對「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情形」與「公民媒體與傳統媒體、公共政策的議程設定關係」等研究結果進行探究，茲就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情形

在公民媒體議程設定之研究方面，蕭博仁（2009）探討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的發展輪廓及公民記者的參與情況，其研究發現：（一）公民記者人數以北部最多，南部次之，東部及中部最少，較為活躍的公民記者平均年齡層都有偏高

的現象；(二) 公民記者認識公民新聞主要是透過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在地扎根的推廣活動；(三) 讓公民記者持續參與報導的最主要動力為個人興趣，其次為公視企劃人員的鼓勵；(四) 公民記者遇到最大的困擾，就是多數民眾普遍不認識公民新聞，更不認識公民記者，公民記者更無相關證件，這也是造成公民記者報導上的困難。

黃偉華(2009, 頁 133-134) 透過問卷調查法與深度訪問法，瞭解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中的大學生使用此一平臺之行為與滿意度，其研究發現：在使用媒體時間與動機方面，大學生是基於課程規劃與修課需要，開始接觸並使用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平均每天上網的時間集中在 3~5 小時左右；其次，在 PeoPo 公民新聞的新聞價值取向與實踐方面，大學生報導類型大多集中在社會關懷、教育學習及休閒活動；而南部學校的表現優於其他學校，可能原因在於指導教師的鼓勵與課業要求，以及學生自發性的積極參與，有助於學生上傳的新聞作品量較多、南部學校重視評比等。

除了探討單一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也有研究比較不同公民媒體議程設定之差異，如劉亮君(2010, 頁 145) 探討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與 WNews 是否出現新聞價值與立場偏向的異同，其研究發現包含：(一) 兩者呈現的公民新聞報導重點多以非時事類型的影音、圖片為主；PeoPo 公民新聞平臺以「社區發展」、「地方議題」相關新聞報導為主，而 WNews 平臺則是公眾議題報導較多；(二) 公民新聞報導議題的消息來源分布方面，PeoPo 公民新聞平臺主要以「團體、組織」的消息來源最顯著；而 WNews 平臺則以「民間企業」的消息來源最明顯；(三) 兩者主要呈現的新聞價值為「顯著性價值」與「人情趣味價值」。

另一方面，也有進一步比較傳統媒體與公民媒體在議程設定異同的實證研究，如 Lacy、Duffy、Riffe、Thorson 與 Fleming (2010, pp. 42-44) 比較公民新聞網站、部落格及日報網站差異，其研究顯示：(一) 即使公民新聞網站及部落格每天都張貼新聞，但是日報網站的新聞是收費專業記者所撰寫的，新聞報導項目的多元性高於公民新聞網站及部落格；(二) 日報、公民新聞及部落格網站的內容屬性亦有所差異，日報網站提供較多聯絡資訊及互動功能，並且允許下載的機會高於部落格網站、低於公民新聞網站；(三) 日報、公民新聞和部落格網站反映出資源的差異性，例如，即時性需要建立定期和社區互動的新聞室並投入大量的金錢，此造成公民新聞網站無法成為日報替代新聞的原因；(四) 週報、公民新聞和部落格網站被視為補充日報的來源，它們提供了多元意見及超

地方新聞，日報雖擁有較多資源，但是傾向投入於人口數較多的地理區域，對於社區新聞報導的深度較不如公民新聞及部落格網站。洪婉臻（2009，頁 111-117）從新聞的專業意理探討我國傳統媒體（《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等四大報）與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在議程設定上的不同，結果發現：公民新聞亦尊重傳統新聞意理、拋棄「衝突」與「顯著」的新聞價值、尊重個人主觀的判斷，不再強調中立客觀、傳播權與去管制化加速公民新聞學的提倡等。

二、公民媒體與傳統媒體、公共政策的議程設定關係

由於傳統媒體長期以來存在不少陋習與亂象，因此，當 Web2.0 風潮崛起，網路使用者紛紛加入生產寫作的行列，興起了公民新聞，也使得閱聽人找到另一個便於自己閱讀又兼具多樣性、自主性、人性化的新興媒介，此外，公民媒體可以補充大眾傳播媒體的不足（如八八水災期間的網民救災傳播）、設定大眾媒體的議題（如大埔農民反徵地事件）、甚至糾正大眾媒體的偏失（如反對置入行銷和業配新聞），與大眾傳播體系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陳順孝，2011）。

劉忠博（2009，頁 17-18）具體歸納出公民記者與主流媒體至少有三層關係。第一，彼此是對立關係，例如，2008 年總統選舉時，公視邀請公民記者和主流媒體記者一起參加總統大選辯論會後的記者會。當時主持人恰巧都點到公民記者發問，導致主流媒體記者頗有怨言，一來公民記者的提問並非主流記者所關心，二來主流記者擔心問題沒問到，飯碗可能不保；第二，彼此是互補關係，公民新聞的興起雖然成為許多人希望之所繫，的確對傳統媒體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與影響，但實踐上已出現品質的爭議與功能的限制，不僅尚無法取代傳統新聞組織的角色，亦無法取得閱聽者的普遍信賴，因此，專業／職新聞工作者與業餘公民之間的協作，被視為新聞業未來最重要的道路之一（胡元輝，2012，頁 65）；第三，彼此並無關係，公民記者大多製作自己想做的報導，如樂生運動的報導，主流媒體根本不關心，但公民記者卻深入報導，凸顯出公民記者與主流媒體的極大差異。

此外，也有研究探討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係，如黃哲斌（2009，頁 85）在公民新聞的網路實踐研究中發現，部落客主動採訪、報導、串連、評論，讓樂生療養院拆遷事件受到主流媒體及政治人物的矚目，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莊豐嘉（2011，頁 197）利用樂生、大埔到反國光石化事件探討

公民新聞崛起對公共政策之衝擊，研究發現，公民記者或公民媒體所生產的公民新聞，實際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知識累積和行動的依據，它成為公民能夠產生共同認知的基礎，並可說服及串連更多公民加入社群的說帖，且因為公民新聞發揮了力量，不再受制於傳統媒體的主導及議題決定權，甚至公民媒體的報導內容成為主流媒體的消息來源；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力量不再透過專業代理人而自為發聲，其結合社區大眾，企圖影響公共政策的最後結果。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多數公民媒體相關實證研究著墨於傳統媒體和公民媒體在議程設定過程的異同，並且以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和四大報進行比較，但是關於大學生使用公民媒體議程設定的研究並不多見。由於大學生使用網路的頻率非常高，甚至運用部落格、facebook、PTT 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此一網路平臺正好提供大學生參與傳播過程資訊生產的權利，而非被動接收資訊或解讀訊息（管中祥，2008）。因此，本研究乃以大學校園記者為研究主軸，利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此一個案探討校園記者使用公民媒體的動機、產生的公民參與效益、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過程與效果等問題。

伍、校園記者使用網路公民媒體之實證分析

本研究於 2012 年 10 月 19 日至 31 日進行深度訪問，訪談對象主要為學生代表，包含：參與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校園媒體的總編輯、影音主任或校園記者，另外，也訪問公視負責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總召集人，共計訪問 6 位受訪者，名單如表 1 所示。在訪談題綱的設計方面，主要以校園記者使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與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產生的公民參與效益、議程設定的過程與效果等為重點，詳細的訪問題綱參見附錄。

表 1
訪談對象

日期	訪談對象
2012/10/19 (五)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總召集人
2012/10/22 (一)	政大大學報總編輯
2012/10/22 (一)	政大大學報影音主任
2012/10/23 (二)	輔大生命力總編輯
2012/10/30 (二)	淡江大傳總編輯
2012/10/31 (三)	世新 Online 校園記者，並獲得公民新聞獎優勝

以下從兩個面向分析並論述本研究的實證資料：一、校園記者使用網路公民媒體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及公民參與的效益；二、校園記者使用網路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過程及影響。

一、校園記者使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動機及參與效益

（一）校園記者使用網路公民媒體的動機

有受訪者表示，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提供稿費報酬是激勵誘因之一，一旦「校園採訪中心的公民新聞讓公視頻道選用播出，學生可以領 1,000 元，給學生鼓勵」（受訪者 A）。不過，亦有受訪者指出，使用此一平臺，一方面可以增加個人曝光度，如受訪者 D 表示「有些人希望自己的名字就是能夠被看到」；一方面可以提升新聞能見度，由於校園記者個別傳播的力量有限，若將新聞發表於此平臺，可以讓較多人關注自己報導的新聞，誠如受訪者 E 所言：「如果你是想讓更多人看見的話，PeoPo 是一個很好的平臺」。此如同蔡孟珊（2010）所歸納的自尊動機，即公民記者在參與過程中，強調個人報導能力的表現，期待引起其他媒體或更多人的關注。

再者，若將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和其他網路公民媒體進行比較，「PeoPo 常常會被相信，因為大家知道它是公視成立的公民新聞平臺，會比較相信公視的出發點與定位」（受訪者 B），亦即社會大眾對公視的信任，也是校園記者選擇此平臺發稿的動機之一；另一方面，「PeoPo 比部落格更有專業，比較 focus 在媒體的地方，不像 Youtube 可能就是音樂或是影片都會混雜在一起」（受訪者 C），亦即將公民新聞發稿於此平臺，不用擔心自己撰寫的公民新聞會和其他非新聞類的文稿或影片混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 F 表示，「相對於 Youtube、部落格外，我還是選 PeoPo，上傳 PeoPo 的時候，可以看到其他的作品，心理層面就會覺得好像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做這件事，是很多人都會想要做這件事情」，如此一來，會更強化校園記者使用平臺的動機，此動機如同 Bowman 與 Willis（2003）所指出，公民記者參與的原因之一是「連結志同道合的人」，期待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分享資訊及參與新聞產製的過程。

最後，受訪者 B 認為「非傳播系學生認為這個平臺提供發揮機會，不像傳播學系學生，認為反正以後有機會去主流媒體實習，因此參與動機會下降」，指陳出傳播學系及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對於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重

視程度不盡相同，這也是影響校園記者使用此一平臺的因素之一。

（二）校園記者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

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來看，首先，「傳播學系學生課業是占很大的部分，如果你沒有學分的話，可能有些人就覺得沒有動力」（受訪者D），此與黃偉華（2009）的研究發現一致，使用PeoPo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學生是基於課程規劃與修課需要；其次則是「傳播學系都對求職有焦慮，因此覺得撰寫公民新聞可以增加自己的實務經驗，而且作品集多一點也會增加履歷豐富性」（受訪者F），此如同蔡孟珊（2010）所言，這是屬於自我實現的動機，公民記者可以透過發文過程學習培養自身能力。由此可知，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藉由參與公民新聞的撰寫累積實務經驗，增加未來求職時履歷的豐富及完整性，以利於更容易進入規模較大的傳播領域工作。

若從非傳播學系校園記者的撰寫動機來看，根據受訪者F所言：「如果是非本科系的學生，他一定是對這個東西本身就非常有興趣，那他才會撰寫公民新聞」。因此，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屬於自發性的動機，且「如果是財經學系學生對於財經議題自己本身就很關注的話，他的動機會比傳播的學生強，因為他在這方面的專業知識背景上都比我們還要充足」（受訪者E）。要言之，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可以結合自己的專業領域撰寫新聞議題，其撰寫公民新聞的意願自然更高。

（三）校園記者透過撰寫公民新聞而產生的公民參與效益

在網路公民媒體的集體公民參與效益方面，根據多位受訪者表示，PeoPo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可以促進公共議題的學習及討論，如同受訪者E提及「因為如果沒有透過平臺試著學習公共議題的討論，大部分人都會滿像鄉民討論」；受訪者B亦表示「就我的想法，很不敢看網路上的留言跟評論，我覺得那個東西很多可能很傷人，甚至是很多因不瞭解就隨意批評，但在這邊可以得到很多認真跟我討論的人，也比較容易聽到專業的建言」，此意味著由於此平臺的參與者會互相尊重、共同討論公共議題，形成一種非正式的規範，並且參與者會提出不同的思考觀點給撰寫公民新聞的校園記者，進行理性的溝通；再者，有受訪者表示肯定，「PeoPo這個地方，它其實有一個就是迴響的提示，各方的意見都可以進來討論，互動性比較高」（受訪者C）。

在個人的公民參與效益方面，根據受訪者B表示「撰寫公民新聞後會看到

一些很不一樣的觀點，例如在地文化」，以及受訪者 F 所言「採訪後可以瞭解到臺灣其實真的存在滿嚴重的城鄉差距」。簡言之，校園記者在撰寫公民新聞後，可以增加自己對公共或在地議題的瞭解程度，並且有助於提升撰寫公民新聞的深度及廣度，避免呈現僅流於介紹議題的新聞內容，如受訪者 D 表示「後來又再問了社區重新營造的事情，才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寫出來的東西就不會那麼的感覺很空」。

值得指出的是，受訪者 A 舉例說明「有同學拍攝的大鳥部落報導，收到 30 萬的現金捐款，讓同學很有成就感」，具體說明校園記者因為撰寫公民新聞後，不僅使得新聞議題受到關注，同時也幫助了議題的主角，進而大幅提升自我成就感，此如同 Ohmer 與 Beck (2006) 提到，公民參與的效益就是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不過，多數的校園記者也表示，撰寫公民新聞後並不一定會實際產生積極公民參與的行為，如受訪者 B 提及「我從○○報的經驗來看的話，參與的學生有些非常投入，各種活動都參與，但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有實際參與行動」，受訪者 F 也表示「很多人會以我是實習生為出發點，真的會去投入相關的社區參與，我覺得可能沒那麼多」。由此可知，校園記者撰寫公民新聞後僅止於對公共或社區議題的瞭解，屬於公民意識的啟發或深化，不必然會引發後續的實際公民參與行為。

二、校園記者使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議程設定過程及影響

(一) 網路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過程

根據受訪者指出，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和各校傳播學系的合作模式，係由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網頁中設計各個學校的新聞臺頁面，再由各校成立自己的編採中心，新聞相關課程的教授為該平臺之指導教師，由學生擔任總編輯，而上傳新聞作品由學校統一申請一個帳號幫學生認證，再由一位同學或助教負責管理，並且「平臺沒有干涉校園記者或指派學校要採訪什麼」(受訪者 A)，此平臺僅是「提供一個平臺，然後學生有自己的新聞就上傳上去」(受訪者 F)。

各校傳播學系對於公民新聞議程設定的過程，校內會將校園記者所撰寫的新聞先進行把關、篩選後，才由系上負責的同學或助教統一上傳到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誠如受訪者 D 提及「能夠登上檯面就是已經篩選過的，我們

自己內部會先做修正」，並且各校的把關標準不一，有的學校傾向鼓勵校園記者踴躍發稿，因此，「絕大多數新聞應該都還是會上傳，不管品質如何」（受訪者B）；有的學校則是對報導的品質有一定的要求，「老師認為要挑好的上去，不是說今天四則都很好，四則全部都上傳」（受訪者E）。值得說明的是，根據訪談過程，本研究發現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校園記者仍然以傳播學系的學生為主，不過，也有其他學校不限定科系，可見各校對於參與撰寫公民新聞所設定的對象也有所差異。

（二）校園記者如何選擇報導議題

在報導的議題類型方面，本研究在訪談之前即已蒐集 2007 年 4 月～2012 年 9 月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平臺上的新聞報導進行內容分析，校園記者選擇最多報導的議題類別前三名，依序為教育學習（30.7%）、社會關懷（25.5%）及生活休閒（科技）（21.6%），由此可知，校園記者選擇的議題仍以教育學習議題較多，可能原因是取材方便性及和校園記者的切身性最高（參見表 2）。

表 2

公民新聞報導議題屬性的分類及次數分配表

分類	次數	百分比
社會關懷	242	25.5
生態環保	47	5.0
文化古蹟	93	9.8
社區改造	33	3.5
教育學習	291	30.7
農業	23	2.4
媒體觀察	49	5.2
運動科技	42	4.4
政治經濟	37	3.9
生活休閒（科技）	205	21.6
總計	1060	111.9 ³

³ 每則新聞可能包含一種以上的議題屬性，而百分比的計算分母為 1060 篇，因此，篇數與百分比的總和會超出 100%。

另一方面，本研究進一步透過深度訪問，以瞭解校園記者如何選擇公民新聞報導的議題，根據受訪者 F 提及「因為我們系上就是在選線的時候通常會選與公益比較相關的、不走商業報導、偏軟性新聞」、受訪者 E 提及「我們的新聞報導不做任何公關跟置入的新聞」，由此可知，校園記者選擇以公益導向及軟性新聞為主，甚至不做任何涉及置入性行銷的新聞報導，希望和主流媒體商業新聞報導有所區隔；再者，校園記者傾向以社區為主軸的新聞報導，尤其是學校鄰近的社區，主要的原因是「社區接近性比較夠，所以要做採訪也比較容易」（受訪者 C），並且「相對地不需要花到太多的經費」（受訪者 F）。

除此之外，校園記者會選用主流媒體未關注到的議題進行採訪報導，無非就是希望挖掘出更多地方性新聞或受忽略的公共議題，引起更多人對這些議題的關注及瞭解，誠如受訪者 F 表示「比如說今天哪個路段它年久失修造成居民的不便這種的，就是哪裡會暗藏危機，可能地方政府沒有注意到這種的類似地方公共議題」。另外，也有校園記者會重新報導主流媒體不再關注的重要爭議性議題，也就是將主流媒體報導過的爭議議題，重新以不同的觀點去呈現新聞內容，如受訪者 C 表示「樂生療養院是爭議很久的議題，在主流媒體上面的聲音已經幾乎是愈來愈看不到，它已經引不起主流媒體的注意了，可是事實上這件事情它還有很多地方是應該被討論的」。

最後，有受訪者表示，傳播學系和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選擇報導的議題也有所不同，如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傾向「注重在可能自己專業部分，比如說商學院學生就會關心比較商業的東西，外語學院可能就是關心他們自己語言類的東西」（受訪者 C）。

（三）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和傳統媒體的議程設定比較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和傳統媒體議程設定的差異方面，多數受訪者表示，傳統媒體主要以收視率或閱讀率為導向，因此，在議題的選擇上「以能夠引起廣泛注意議題為主，但該議題也必須被經過包裝，使議題可以產生更多的關注及討論」（受訪者 B）；其次，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以具有公益性質的軟性新聞為主，如社會關懷、社區事務議題，並且「公民新聞的報導內容，一定會比傳統媒體這樣短短帶過，還要來得深入」（受訪者 D）。此研究發現如同 Bowman 與 Willis（2003）所言，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組織結構的不同，傳統新聞受制於商業科層組織的約制，通常以利益為導向，因而以大眾化的取向為主；而公民新聞重點在於對話與協同合作，因此，人人可以表達自己的想

法、敘述自己的所見所聞。除此之外，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平臺上可以看見各地方的新聞議題，「不會像傳統媒體只注重像北部的新聞」（受訪者 E），如同 Lacy 等人（2010）研究顯示傳統日報擁有較多資源，並傾向將這些資源投入於人口數較多的地理區域，但對於社區新聞報導的深度較不如公民新聞及部落格網站。

然而，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平臺的新聞議題，畢竟是由學生所撰寫的新聞作品，因此，無法像專業媒體人懂得進行新聞議題的行銷包裝，以引起更廣泛的關注，受訪者 B 即表示「PeoPo 平臺比較不會看到大量的包裝過的新聞，因為大家都是單純覺得說這件事情應該很重要，然後就放上來這樣」，甚至當有些校園記者對於所撰寫的新聞議題涉入感很高時，就容易「站在一個特定的立場報導，因此無法做到平衡報導」（受訪者 B），如同劉忠博（2009）所言，公民記者提供的不是去掉個人意見的「客觀報導」，而是基於親身經驗所進行的主觀揭露。

（四）校園記者的採訪過程及新聞內容呈現

根據受訪者 D 表示「傳播學系相較於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在報導過程中，傳播學系比較知道採訪專業及影音製作技巧，但是非傳播系學生，他的設備資源及專業技術一定不如本科系的學生」。此外，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表示「如果去採訪的話，告知我是某校新聞系的學生，人家會覺得 OK，可是如果你說我是○○中文系學生要進行採訪，會讓人覺得說你為何採訪我這樣」（受訪者 C），也就是在採訪過程中容易遭受受訪者質疑專業度的問題，如同 Lewis 等人（2010）及胡元輝（2012）提到，公民記者較易受質疑的地方在於新聞專業度不足，導致受訪者不願意接受採訪。

在公民新聞內容的呈現品質方面，尤其是影音新聞，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沒有受過嚴謹的專業新聞訓練，無法懂得如何包裝自己撰寫的公民新聞，因此呈現出的公民新聞內容的編排邏輯性較不如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如同受訪者 C 提及「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在處理新聞給我的感覺會比較像紀錄片」；另一方面，非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結合自己的專業領域所撰寫出的公民新聞，其內容會較傳播學系的校園記者來得更更有深度，而且新聞報導也會融入自己的觀點，如受訪者 D 所言「假設他是研究昆蟲學的好了，就是會特別關注昆蟲這塊的新聞，他專精的程度一定會比我們更深入，可以更多一點自己的意見在裡面」。

（五）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和傳統媒體、公共政策的議程設定關係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對於傳統媒體的影響力方面，根據受訪者 B 表示「PeoPo 校園採訪中心可能會成為一個提供消息來源的地方，但是不見得會影響主流媒體操作的方式」，特別是當「公民媒體讓議題浮上了檯面，傳統媒體才會一窩蜂地去報導」（受訪者 E），或是「傳統媒體缺乏議題才會想到平臺上的新聞」（受訪者 F）。如同 Moyo（2009）的研究顯示，2008 年辛巴威選舉中傳統媒體和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情形，主流媒體會採取非專業論壇的公民報導成為消息來源，形成跨媒體議程設定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

然而，受訪者 D 卻提出「公民記者會把主流媒體報導當消息來源，比如像文林苑議題，有些公民記者也想要關心文林苑的這個議題，因此，會重新再去報導」，由此可知，傳統媒體反而有可能影響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校園記者的議題選擇。不過，有受訪者指出，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新聞議題無法吸引傳統媒體關注的原因在於，「它的報導都比較地區性然後分散，也沒有統一的編輯的方式，沒有把某些意見龐大地匯集起來，相對起來它的那個影響力就會比較弱」（受訪者 B）。申言之，如果平臺可以將受關注較多或被討論次數較多的議題的意見彙整，變成一個具有新聞價值的議題，不僅可以受到民眾的注意，也可以引起傳統媒體的關注。

另一方面，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和傳統媒體的競合關係方面，根據劉忠博（2009）歸納出兩者對立、互補及沒有關係，而本研究的受訪者對兩者關係的看法則不盡相同。有受訪者表示，兩者的關係是競爭性，原因是「有些人出發點寫這個東西是想呈現在主流媒體上從來沒有報導的新聞」（受訪者 B）、「針對同一則新聞想和主流媒體呈現不同的觀點」（受訪者 C）；也有受訪者表示兩者是合作關係，由於「商業媒體不可能全部都做商業新聞，它們可能也需要一點公益新聞來去補足自己不好的部分，去增加某一些族群的收視率」（受訪者 E），因此，傳統媒體會選擇與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合作，一起共同製作相關公益的新聞，補充自己不足之處；另有受訪者 D 更直接指出，「我覺得不是合作也不是競爭，因為像電視記者好了，他們在找題材的話，基本上來講是不會找我們，我們也不會去報導八卦或是選擇硬性新聞，所以，也沒有競爭他們的東西」，換句話說，兩者之間的成立目的及議題選擇方向不同，因而彼此沒有所謂競合關係的存在。

最後，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方面，多位受

訪者皆表示，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十分微薄，如果與傳統媒體相比，政府傾向重視傳統媒體所設定的議題，如同受訪者 D 所言「我個人會覺得政府可能不一定會 care 這件事，它的影響性稍微比起主流媒體是比較弱」，並且政府官員的閱讀或收視習慣仍以傳統媒體為主，不見得知道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存在，如同受訪者 E 所言「政府裡面有人看 PeoPo 嗎？他們一定是看四大報，所以影響是不會太大」，甚至「政府光是要應付主流媒體的意見可能都已經忙不過，所以不會去關心公民新聞」(受訪者 C)。不過，受訪者 F 認為「學生的新聞對政府的影響力的確非常有限，但不會覺得完全沒有，有一些新聞會被公視挑選出來播報，如果政府有人收看公視的話，就有可能會引起政府的關注」。總言之，校園記者在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平臺所撰寫的公民新聞，若透過公視篩選後於電視報導才有機會被政府關注，甚至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

陸、結論

本研究透過理論觀點的梳理和深度訪談結果的分析，從校園記者參與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公民參與效益、議程設定過程與影響力面向說明幾個主要發現與省思。首先，校園記者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方面，傳播學系校園記者主要是因為課業及就業需求，非傳播學系校園記者則因個人對特定公共議題的興趣與關注。由於校園記者的培力是希望學生在就學期間主動發掘在地議題進行公共傳播，培養公民意識與責任，就此而言，非傳播學系校園記者似乎較具有積極的公民特性，因此，如何讓傳播學系校園記者不僅只是為交作業而投入，鼓勵他們具備主動關心社會的意識、發揮媒體社會公器之影響力，或許是學校實習課程設計需要調整之處。

其次，在公民參與的效益方面，從網路公民媒體所產生的社群效益來看，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平臺可以促進校園記者對公共議題的相互學習及討論，即反映出有組織性的網路公民媒體平臺具有雙向溝通學習、分享資訊的功能；從個人效益來看，校園記者透過撰寫公民新聞可以增加對公共或在地議題的瞭解程度，提升撰寫公民新聞的深度及廣度，甚至有些報導引起社會迴響，幫助報導中的主角，也大幅提升校園記者的自我成就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校園記者撰寫公民新聞後不一定會產生積極公民參與的行為（如投入社區參與、校園公共事務參與），換句話說，學生參與公民新聞的撰寫有助於公民意

識的啟發或深化，但不一定能進一步轉化成實際的公民參與行為，因此，如何讓校園記者不只是停留在具有公民意識或傳播權的參與，而是轉化成不同面向實際的公民參與行為，也是未來可以思考的地方。

第三，在網路公民媒體的議程設定過程與政策影響力方面，本研究的發現與過去研究有相互呼應之處在於，公民媒體與傳統媒體在議程設定上的差異：校園記者所選擇報導的議題主要偏向公益導向、軟性或以社區為主軸的新聞報導，也會選用主流媒體未關注到的議題進行採訪報導，此誠如陳順孝（2008）所提及，公民記者的優勢是深入傳統記者接觸不到的領域、發掘傳統媒體欠缺的議題；另外，因傳統媒體有商業利益導向的壓力，反而受限專業記者的報導題材，但校園記者因未有商業包袱，在報導的選擇上有更大的自由空間。申言之，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組織結構的不同，即傳統新聞受制於商業科層組織的約制，通常以利益為導向，因此，會有一定的編輯流程以符合大眾化的取向；而公民新聞由網絡社群共同產製，重點在於對話與協同合作，因此，人人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敘述自己的所見所聞（Bowman & Willis, 2003）。

第四，公民記者在專業性部分常受到外界質疑，如報導的角度是否要堅持第三人稱報導或是平衡報導，如同 Mihailidis 與 Shumow（2011）的實證研究發現，傳統新聞學和參與式新聞學對於專業新聞的核心價值觀認知有所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胡元輝（2012）表示公民新聞雖為新型態的新聞，但仍然有其應注重或遵行的傳播理則，它可以不同於現有的新聞規範，卻不能沒有規範，如校園記者若出現不當報導時，必須和傳統媒體一樣更正與道歉，這是未來在培力校園記者過程需要灌輸的媒體教育概念。

最後，從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對於傳統媒體與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來看，此一平臺有時成為傳統媒體的消息來源之一，但傳統媒體對公共議題的報導也可能成為校園記者撰寫公民新聞的素材來源；若從兩者的競合關係來看，雖受訪者的看法不盡相同，但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十分微薄，政府還是傾向重視傳統媒體所設定的議題，因此校園記者如何建立社會公信力，讓其所關心的議題進入政府、媒體或公共議程，以發揮更大的綜效，也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議題。

本文在研究限制方面，首先，由於本研究選擇 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為研究個案，而平臺的主要參與者是傳播學系的學生，因此，可能無法完整瞭解大學校園記者使用網路公民媒體議程設定的情形，未來可以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作為比較研究的個案，挑選非傳播科系的校園記者探討相關問題；其

次，本研究訪問的對象僅以北部的學校為主，未來可挑選其他地區學校的校園記者進一步訪談，甚至輔以公民新聞的內容分析，以深入瞭解各校在議程設定及公民參與方面的差異；第三，當前的公民媒體非常多元，也各有其特色，本研究僅以單一個案作為研究標的，實有其侷限性，未來可進一步探究公民使用不同類型的公民媒體撰寫公民新聞、設定公共議程的效果及實踐公民參與等相關議題。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晴玲（2008）。公民新聞的在地實踐——公視 **PeoPo** 新聞平台公眾參與及多元報導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 王贈凱（2008）。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網站使用與滿足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銘傳大學，臺北市。
- 李明軒、毛榮富、潘朝成（2010）。新聞教育、新聞實踐與社會情境——以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學生與地方村民互動為例。慈濟教育通訊學刊，6，93-116。
- 何國華（2007，7月）。公民記者對傳統媒體之挑戰。2007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中華傳播學會、淡江大學，新北市。
- 邱千瑜（2007）。新媒體閱聽人、公民新聞與公共媒體——新媒體使用者如何看待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嘉義縣。
- 邱張名琪（2011）。N 世代之政治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對公民參與之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元智大學，桃園市。
- 胡元輝（2012）。新聞作為一種對話——台灣發展非營利性「協作新聞」之經驗與挑戰。新聞學研究，112，31-76。
- 胡元輝、李岳昇、韋苡爭、陳雅萱、陳佳君、陳威諭……劉昫峰（2010）。新聞革命進命式—全球崛起的公民媒體。臺北市：先驅媒體。
- 柯佩均、吳柏蓉、侯岱伶、洪淑倫、陳意羚（2007）。網際網路使用對公共參與事務之影響：以樂生療養院拆遷事件為例。未出版手稿，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臺北市。
- 洪婉臻（2009）。公民新聞學專業意理：挑戰與建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文化大學，臺北市。
- 徐千偉（2000）。網際網路與公民參與：臺北市政府網路個案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 徐志明（2004）。我國新聞自律制度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世新大學，臺北市。
- 陳彥龍（2017）。校園記者到專業記者之流動：以長榮大傳系為例。取自 http://tweb.cjcu.edu.tw/conference_abstract/2017_10_06_12_51_16.385.pdf

- 陳順孝 (2007)。打造公民媒體：輔大《生命力》新聞團隊的行動研究。新北市：輔仁大學。
- 陳順孝 (2008)。「公民記者」應是土著人類學家。取自 <http://www.ashaw.org/2008/05/blog-post.html>
- 陳順孝 (2009)。台灣網路公民媒體的發展與挑戰。臺北市：巨流。
- 陳順孝 (2011)。台灣公民媒體 從邊緣走向主流。取自 <https://axiao.tw/1104-台灣公民媒體—從邊陲走向主流-67b996e0038d>
- 莊豐嘉 (2011)。台灣公民新聞崛起對公共政策之衝擊：從樂生、大埔到反國光石化事件之比較分析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 張卿卿 (2006)。網路的功與過：網路使用與政治參與及社會資產關係的探討。新聞學研究，86，45-90。
- 張耀仁 (2006)。跨媒體議題設定之探析：整合次領域研究的觀點。傳播與管理研究，5 (2)，73-130。
- 黃哲斌 (2009)。公民新聞的網路實踐——以樂生療養院事件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 黃國庭 (2007，7月)。網路相簿與網絡互動——大學生的網路相簿使用、社會資本及社會參與之關連性研究。2007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中華傳播學會、淡江大學，新北市。
- 黃偉華 (2009)。Peopo 公民新聞平台使用初探：以校園採訪中新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佛光大學，宜蘭縣。
- 曾淑芬、何振誠 (2011)。E 世代的公民參與行為之研究——以網路知名部落客為例。資訊社會研究，20，109-131。
- 管中祥 (2008)。公共電視的新媒體服務：Peopo 公民新聞的傳播權實踐。廣播與電視，29，85-113。
- 劉金山 (2006)。網際網路與公民參與之具體建構～以全國社區大學網路公共論壇 TWCU 為例。取自 <http://web.pts.org.tw/~web02/civic/3-1.pdf>
- 劉忠博 (2009)。公民記者的實踐、啟發與限制。傳播研究簡訊，57，16-21。
- 劉亮君 (2010)。公民新聞報導主題暨新聞價值之分析：以 PeoPo、Wenews 平台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世新大學，臺北市。
- 劉襄儀 (2007)。當博物館遇上部落格：以公民媒體引導新興社群參與博物館。博物館學季刊，21 (2)，67-93。
- 蔡孟珊 (2010)。邁向自我實現的道路：PeoPo 高參與公民記者之發文探討 (未

-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 蔡美瑛 (1995)。議題設定理論之發展：從領域遷徙、理論延展到理論整合。《新聞學研究》，50，97-124。
- 薛琬臻 (2011)。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的公共領域實踐：PeoPo 與四大報紙之報導的內容比較分析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嘉義縣。
- 蕭博仁 (2009)。草根媒體在地扎根之探討——以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臺科技大學，臺南市。
- INSIDE (2014)。太陽花學運爆紅，「新聞 e 論壇」募資報導年底大選。取自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3761-ntunewseforum-crowdfunding>

二、外文部分

- Berger, G. (2011). Empowering the youth as citizen journalists: A South African experience. *Journalism*, 12(6), 708-726.
- Bimber, B. (2000).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ivic engage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4), 329-334.
- Bowman, S., & Willis, C. (2003).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journalism*. Reston, VA: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hypergene.net/wemedia/download/we_media.pdf
- Kaufhold, K., Valenzuela, S., & de Zúñiga, H. G. (2010).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How user-generated news use relate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3-4), 515-529.
- Lacy, S., Duffy, M., Riffe, D., Thorson, E., & Fleming, K. (2010). Citizen journalism web sites complement newspaper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31(2), 34-46.
- Lewis, S. C., Kaufhold, K., & Lasorsa, D. L. (2010). Thinking about citizen journalism: The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for community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4(2), 163-179.
- Mihailidis, P., & Shumow, M. (2011). Theoriz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a global media age.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7(2), 27-47.

- Moyo, D. (2009). Citizen journalism and the parallel market of information in Zimbabwe's 2008 elec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0(4), 551-567.
- Nah, S., & Chung, D. S. (2012). When citizens meet both professional and citizen journalists: Social trust, media credibility, and perceived journalistic roles among online community news readers.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 13(6), 714-730.
- Ohmer, M., & Beck, E. (2006).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in poor communi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neighborhood and organizational collective efficacy.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32(1), 179-202.
- Rauch, J., Trager, K. D., & Kim, E. (2003). Clinging to tradition, welcoming civic solutions: A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civic journalis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8(2), 175-186.

附錄 深度訪問題綱

1. 就您的觀察和經驗，各校傳播學系和「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的合作模式為何？
2. 就您的觀察和經驗，「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記者參與撰寫公民新聞的動機有哪些？「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這個平臺有哪些吸引他們參與的地方？
3. 就您的觀察和經驗，傳播科系背景和非傳播科系背景的學生，參與公民新聞報導的動機和投入程度是否有所差異？為什麼？
4. 就您的觀察和經驗，「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記者參與撰寫公民新聞對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態度及行為沒有造成什麼改變？可以從哪些方面看得出來？
5. 就您的觀察和經驗，「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記者如何選擇公民新聞的報導議題？報導議題屬性為何？
6. 就您的觀察和經驗，「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和傳統新聞媒體在議程設定過程有何異同之處？
7. 就您的觀察和經驗，「PeoPo 公民新聞校園採訪中心」對傳統新聞媒體報導或政府政策制定是否造成議程設定的效果？

